



# 厂长犯“牛劲”

■叶龙

“国家专利局来消息了,我们厂的一种液压轴承拆装机成功申报国家专利了!”这天一早,东露天选煤厂区里传开了喜讯。“不用说,肯定是厂里那头‘牛’的牛劲起作用了。”众人异口同声。

大家口中的“牛”不是别人,正是选煤厂厂长孙浩。至于为啥被同事们称为“牛”,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说起。

2017年,孙浩担任厂长的第一个冬天,有天夜里,室外气温降至零下27摄氏度,装车站连续出现4个不合格样,孙浩走出办公室,召集工艺厂长和值班经理,检测煤泥沉降、煤泥浓度、煤泥层厚度,同时检查现场磁选机、离心机、振动筛及滤液水等情况,商讨解决方案。体感越来越冷,大家建议先回去,明天再处理,孙浩虎着脸说:“今晚不解决这个问题,我坚决不回!”后来,等最后一个班的装车数据全部合格,他的手也冻肿了。从此,厂长的“牛劲”就在厂里传开了。

四年来,从人才培养、创新创优到保障生产,孙浩凭着一股“牛劲”苦干实干,带领全厂洗选出精煤上亿吨,实现科技攻关13项,大小改革73项,培养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等多名技术能手。

“师傅带徒”是煤炭企业普遍采用的人才培养机制

之一,但存在着只注重徒弟培养,忽视师傅提升的弊端。孙浩经过摸索,在“普遍性”中带出了“特殊性”。东露天选煤厂中的师傅通常是由工作多年、技术过硬、经验丰富、品德出众的“大拿”担任的,部分师傅学历不高,思想较为陈旧,孙浩便将高学历、脑子活、思路新的徒弟搭配给这些师傅,给他们新的启发与活力,做到“教学相长”,提升了队伍的整体素质。

队伍素质强了,创新工作也不能落下,孙浩又当起了“拓荒牛”。“厂子好不好,有没有竞争力,说到底得看创新做得好不好,谁拒绝创新,谁就会落后。”作为厂长,他紧盯创新,学习先进经验,以实际需求为导向,组织人员完善工艺细节,创新生产工艺,为厂子不断创造出效益。

今年4月,选煤厂621破碎机堵了两次,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。老问题再犯,孙浩立即下现场勘察,发现破碎机常堵的主要原因是620机头溜槽设计不合理。找到了“病因”,他立即组织团队,将原有溜槽向前延伸2米,增设一个副溜槽,在副溜槽与破碎机间增加一台固定筛,对来料进行预先分级。此举,不仅解决了问题,还使系统小时带量提高了300t/h,每年为选煤厂节约电费15万元。

不止于此。孙浩扎根一线,带领团队持续改造生产



工艺,实现了各个环节的节能降耗和降本增效。

选煤厂发展越来越好,但孙浩的“牛劲”丝毫不减,他知道作为厂长,必须当好一头“老黄牛”,勤勤恳恳付出,兢兢业业担责。

“吊车起,绞车拉,进皮带口处跟上……”801栈桥下,孙浩有条不紊指挥着,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,唯有他始终坚守岗位。4.8千米的皮带,20名工作人员,72小时成功换好,业主方不禁感叹:“这有‘牛劲’的厂长,实在少见。”

在孙浩带领下,东露天选煤厂获得不少荣誉,科

研攻关成果斩获不少奖励。看着满墙的奖状、锦旗,孙浩咧嘴笑了:“我这头‘牛’,还是有点用的。”

(作者供职于北京中煤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)



■邓训晶

老家四川隆昌市的石燕桥山下,有座烈士陵园,父亲当了几十年的义务守墓人。他与长眠在那里的烈士,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故事。

1950年初春,新中国刚成立数月,盘踞在石燕桥一带的土匪还很猖獗。国家派解放军来石燕桥剿匪,父亲当了部队的向导,一走就是好几个月。就是这短短的这几个月,改变了父亲的人生,他亲眼目睹了解放军与土匪浴血奋战,为保护老百姓流血牺牲,他被感动,努力工作,在战斗火线上入了党。

在一次战斗中,有五了解放军牺牲了,

父亲和民兵把他们抬回石燕桥,安葬在小山坡下。战友离世,让父亲陷入巨大的悲痛,他后来常常惆怅:战斗前副指导员还在教他打枪的要领,可没想到,一场战斗下来,他们就阴阳两隔,永不能再见。从此,父亲发誓,只要自己有一口气,就要守护英烈。

后来的每年清明,老家很多学校组织学生为革命烈士扫墓,常常请父亲给同学们讲述剿匪战斗,讲述烈士们的故事。故事讲了无数次,每次讲到动情处,父亲都忍不住落泪。

记得小时候,每逢过年和清明,父亲总会悄悄带上祭品出门,许久不见回来。有一次过年,父亲照例提了篮子出门,我悄悄跟在后面,想看个究竟。远远地,我看见他走到烈士墓前,先把坟上的杂草拔了,把墓前收拾得干干净净,然后把祭品一一摆上,一边倒酒一边喊道:“指导员,小苗,小鬼,过年了,我来看看你们。来,喝酒!”恭敬地三鞠躬后,他又坐下来拉起了家常:“指导员,您看现在的日子多幸福,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。我一定以你们为榜样,做一个忠诚的党员。”“小鬼啊,你连名字都没有留下,可怜你的父母,还不知道你长眠在哪里。这么多年,他们该多么牵挂你啊!”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父亲是来给烈士们扫墓,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每次给学生们讲述烈士的故事,总是哽咽流泪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父亲为了烈士们四处奔波,建议把埋在石燕桥区域内的烈士迁葬在一起,修一座烈士纪念碑。多年呼



吁后,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,当地政府在石燕桥黄泥坝山下修建了烈士陵园。那段时间,父亲每天去参加劳动,直到陵园建成。后来,他还亲自参与,将石燕桥境内的9名烈士全部迁葬在了一起。

从那以后,父亲几乎日日去烈士陵园捡垃圾、打扫卫生,烈士墓的四周一直保持着肃穆干净。墓旁的树长得郁郁葱葱,茶树花和酸刺花每年都开得鲜艳夺目。

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父亲慢慢老去,岁月把当年背着步枪、血气方刚的青年,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但唯一没变的,是他对烈士们的崇敬和怀念。几十年来,他坚持去烈士陵园打扫卫生,为烈士们扫墓,在墓前跟“战友们”摆龙门阵、说心里话,直至生病卧床。

2000年春天,78岁的父亲走了。临走前,他拉着我们几姊妹的手,断断续续留下两点遗言:一是他走后,要埋在烈士陵园旁边;二是嘱咐我们,每年给他扫墓时,一定要给烈士们扫墓。

如今,看着父亲的遗像,我格外思念他,我为父亲作为烈士陵园的守墓人而骄傲,感动于那一段感人肺腑的守墓情。

也可以将面疙瘩扯进烧开的米锅,一顿早餐有干有稀,我和妹妹常在碗里刨得稀里哗啦……

而今,村庄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。麦地依然在,却清一色都种了油菜。种油菜颇费力,帆布抻开,一抖,油菜籽落进布里,老人也能收割。种麦子是累活,需要青壮劳力,老人们受不了割麦、捆扎、运输、抡圆双臂在石头上粒粒砸下麦粒的艰辛。

几年前,关中“麦客”把收麦机开到了庄上。庄上的地沟沟坎坎,收麦机根本没法大施拳脚,只能黯然退场,麦子也默默退了场。

庄上,麦地空空,水全的磨坊有些孤独。新麦的鲜香不再从磨坊飘出来,不再从挂面架上流下来。离开村庄后,我家那口做出过各种面食的大铁锅也已埋进了倒塌的土墙里。初入城市,那些琳琅满目的西饼摆在玻璃橱窗中,造型精美,奇香扑鼻,可有一天,我竟觉得它们那样木愣,没有灵魂。

麦香与牧歌已经裹挟进时间的洪流,子弹一样飞速逝去。此番回乡,我像海子一样,“孤独一人坐下,在五月的麦地,梦想众兄弟……”恍惚中,眼前又出现了一片麦浪,云彩清幽的天空,淡淡明朗。水全磨坊外的麻雀飞起来了,妻子的香味在辽阔的田野婉转飘荡,和着麻雀的歌,和着金色的夕阳。

## 一世守墓情



## 五月麦香

■宋扬

麦子从麦秸秆剥离,飞溅,与滚烫的石板碰撞出缕缕鲜香。

爹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,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。他双手抱了麦秸秆的一头,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,麦穗重重撞在石板上,声音闷沉。麦秸秆的喊痛、初生麦子的鲜香和爹飞溅的汗水,绘出五月村庄的活力。

麦子晒干,水全的磨坊外就排起了长队。麻雀在磨坊外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叫唤。磨坊里,麦香如水一样从轰鸣的机器口流淌出来,又雾一样弥散开。墙面的沟沟缝缝,墙角的蜘蛛残网,屋顶的电灯泡都白了,我们抹了地上的面粉打花脸,全都成了白头翁。

磨面的人蚂蚁一样来,蚂蚁一样去。得了空儿,水全正好做挂面,机器压出一根根面条,像纺线一样长。面条做好,挂到磨坊外的向阳处,等他转身进了磨坊,我们鸟儿一样溜出来偷面条,掐走一些小截儿,塞进嘴里,咔嚓咔嚓嚼得作响。



## 生灵的烟火

——读《烟火漫卷》有感

■刘效仁

“无论冬夏,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,不是日头,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。”作家迟子建以此开启了《烟火漫卷》上部“谁来署名的早晨”的写作。自然,下部“谁来落幕的夜晚”,即为“无论寒暑,伴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,不是月亮,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生灵”。

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到《烟火漫卷》,作者从遥远静谧的大森林返身市井喧嚣、烟火漫卷的都市。历经2020年早春新冠肺炎疫情的至暗时刻,目睹万巷空寂,市井萧索的每一位读者,对都市的烟火气息都会心存亲切和珍惜。

在作者笔下,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,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,城市街道开出的每一种鲜花,风味小吃的香味,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,旧货市场的老器物,老舍堂音乐厅的演出,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,以及服装、交通、做礼拜的教徒……勾画出哈尔滨城丰富的生活,温婉细致、意味深长。

全书以驾驶“爱心救护”车的刘建国为轴心,以榆樱院为场地,于大卫夫妇、黄娥和儿子杂拌儿、刘建国的大哥刘光复、妹妹刘骄华,以及翁子安等人物为半径,群像涉及20余人,讲述不同的故事、各自的悲伤,以及爱和梦想。

刘建国仿佛一生没有拥有过爱:年轻时丢了友人于大卫的孩子,从而被逐出爱的领地。半辈子都在找人垂梦闭环中循环的他,最后竟发现自己是日本遗孤,但无论如何,他始终心怀善良。看着大哥刘光复楼下的灯火,他倍感“每个窗口的灯火,都是尘世的花朵,值得珍惜”。最终,他选择远离闹市和亲友,去完成良心的救赎。

“而她的眼,永远蒙着一层水样的东西。”黄娥以寻夫之名,其实是想安顿好儿子之后,以死相还因吵架而半夜猝死的丈夫卢木头。尽管她带着隐秘的巨大痛苦,依然热爱生活,努力工作,细心绘制着独特的哈尔滨地图,并记录下一整本日常生活的“注意事项”,只为儿子将来独自生活提供“指南”。

刘光复老年患癌症却始终热爱生活,为拍摄东北工业纪录片的梦想而倾力付出,直到生命终结前,他才向于大卫吐露了刘建国为日本遗孤的秘密。刘建国从小受宠多于哥哥,是刘家人深恩厚爱的注释,妹妹刘骄华是欲望、胸襟正义,退休后仍帮助刑满释放群体解决就业问题。

于大卫的妻子将杂拌儿视若己出,似乎掺杂了一些私意,可所有的付出都是那么自然和真实。直到小说的尾声,读者才知道,翁子安就是于大卫的孩子,偷他的“舅舅”乃是为了安慰因失子精神失常的妹妹。同时,翁家于翁子安半生的爱,同样让人泪目,翁子安就像一个爱的使者,无论走到哪儿,都会播撒一脸爱意。

整个小说没有塑造某个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,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生活里当之无愧的主角。正是他们的爱,他们的追求,他们的庸常生活,构成了城市的万家烟火,演奏了都市深厚的命运交响,铸造了城市的不屈灵魂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一座自然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,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,于‘烟火漫卷’中焕发着勃勃生机。”

